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二回 三更圓夢規勸良人 五夜寒衾思懷吉士

話說楊乃武的妻子詹氏，為人最是賢淑，自幼飽讀閩訓，對於一個女子的三從四德，都能確守不渝，嫁了乃武之後，對乃武的敬愛體貼，真可說得是無微不至。知道乃武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物，在外面難免沒有尋花問柳等風流之事，恐傷了乃武身體，便常是乘機善言相勸，保重身體。所說的話，句句是由真誠所出，乃武見詹氏這般的賢惠，很是歡樂，不由得把在外面尋花問柳的心腸丟掉。夫婦二人，恩愛非凡。自結婚之後，從未勃溪過一次，又加著詹氏，凡是規勸乃武，總是溫顏相向，話語從心坎中發出，不由不使乃武心悅誠服，聽了詹氏的言語。詹氏見乃武這般的歡愛，越發的體貼丈夫。便是乃武有時在外面做下越禮之事，詹氏見并沒大害，也就只當不知。到了乃武稍稍醒悟之時，方以好言相勸，乃武忍不住內愧而止。詹氏又因了乃武善于刀筆，恐有了傷天害理的事情，也不時向乃武陳說陰鷲因果，乃武聽了，便對於不合人事的刀筆訴狀，常是拒絕，因此乃武雖是以刀筆有名，只反平些冤枉屈服的人情冤獄，幫助了人家做傷天害理的事情，十不一見，這都是詹氏平日規勸之功，這一次暗中瞧見了乃武同生姑有了奸情，險些被小大撞見，覺得這事萬份不妥。生姑是個有夫之婦，同他通奸，律有專條，是觸犯刑法的事情。倘是被人知道，都有不便，這事萬萬不能常久，非規勸乃武，從此斷絕，方能保住不出岔子。當下想定主意，便暗暗等候機會，相勸乃武，使乃武醒悟，與生姑斷絕關係。過了一天，乃武在晚上睡在詹氏房中，婉燕之餘，睡在床上，閑談家常。恰巧這天喻氏到小大家中，同小大出去購辦生姑做新娘時的衣服，詹氏即向乃武笑道：「相公，生姑要做新娘了，我們同她同居了好久，也應送些禮物，送什麼東西，相公以為怎樣？」乃武聽得詹氏提起生姑圓房的事情，不禁把前數天的事情，提上心頭，微微的啣了一口道：「娘子你去預備就是，總之稍重一些，她們也很貧苦，幫他一些，也是好事。」詹氏瞧見乃武這般神色，知道尚未忘情，暗道不如在這時探探他的口風，對於生姑究竟是怎樣心腸？便又笑道：「正是，生姑也可憐，生得這般花一般的相貌，配了個蠢醜不堪的葛小大，怎不叫她傷心呢。」乃武聽得，不覺又長嘆一聲道：「怎說不是呢，可是事已如此，婦人家究以名節為重，既對定了親，自然也沒法更變的了。這也是她的命運，別人也無能為力，又不能助她打破這環境，倘其是去幫了她不嫁給小大，事實上雖好，名節上卻不堪問了，旁人的閑話可畏，別說是生姑不得好處；便是幫助她的人，也不免被人說話，是見色起意，看想生姑，才出這個主義。而且生姑倘是不嫁給小大，非悔婚不可，悔婚也不是容易事情，在倉前的人，誰不知生姑是小大的妻子；又童養在小大家中，必須要經官動眾。一個閩女，鬧到這個地步，名譽上還用說得嗎？無端悔婚，又是觸犯刑章的事情，也未必拿得穩。到了這時，倒變了弄巧成拙了。因此這事，竟是無法可想，只得瞧她這樣一塊羊肉，落在狗嘴裡了。」詹氏聽了乃武這番言語，知道乃武對於生姑，雖是憐惜，可是也不愿使他同小大悔婚，忙趨勢挑乃武道：「語雖這般說啊，生姑心中不免難過，倘是做出了不端之事，小大如何辦法呢？」乃武笑道：「論理呢，生姑配小大，實是冤枉。但是既然業已成事，也不能反悔的了，若然做下不端之事，不要說名節喪盡，便是被小大知道鬧將起來，終是奸夫淫婦，犯了刑法，有誰說因了生姑生得好，小大生得醜，不配做夫婦，應該在外面結合奸夫的呢。少不得都要說生姑同奸夫廉恥喪盡，被萬人唾罵。」

詹氏聽乃武這般說法，暗想不趁此時，向乃武規勸幾句，使他醒悟，更待何時，忙又笑道：「對咧，一個女子有了丈夫，如何可以再守婦道，自然要被人家恥笑了。只是我看似生姑這般心人，自己既生得花一般的容貌，配個小大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人，心中自然不歡樂了，又沒有讀過什麼閩閩女訓，對於一個女子的三從四德，也不見得十分明白，立腳便不會怎樣的堅牢，只要有一個相貌稍好的男子，覬覦她的姿容，去引逗她，便保不定要弄出事來。所以以後生姑不有這種事情便罷，倘是有了，都是做男子的人，不怕傷陰鷲去引逗她的不好。到了身敗名裂的時候，方知道上了人家的大當，可是懊悔嫌遲了。這種男子，再真要有報應，我倒看有機會，要規勸生姑，千萬別上這種大當，弄得身敗名裂之時，懊悔要嫌遲的。一個女子，第一要敬愛丈夫，將來不怕沒有好報。相公，你看好嗎？」乃武聽詹氏如此一說，不由得心中一頓，覺得詹氏的言語一些不差。似生姑這般的女子，被男子引逗之後，方有這般不端之事。若是自己那時，能以正言相勸，便決不會另有別好。就似前數天生姑要悔婚，被自己一勸之後，立即放下了這條心腸。可見生姑這人，并非是淫蕩一流人物，原是可與為善的女子，自己去引逗他，真是大傷陰鷲。而且生姑既有了丈夫，自己總是奸夫，萬一被小大撞破，自己的顏面何在？又連帶了生姑身敗名裂，想到這時，忍不住心頭隱隱作痛，忍不住呆呆的怔住。詹氏見乃武呆著不語，知道乃武有些醒悟，便又笑道：「相公怎地悶住不語呢？難道真的怕生姑不明道理，嫌丈夫醜陋，做出歹事來嗎？這也不妨。生姑這人是何等的聰明伶俐，只要把這些要緊道理，提醒她一番，自然可以懂得，一變嫌惡丈夫的心理，易為敬愛丈夫。一個女子，只要明白了敬愛夫君，三從四德，是女子們的要訓之後，別說是沒犯有不端之後的人，可以立即知道倫常大道，敬愛丈夫，便是已有了不端之事的人，也能知道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立即斷去奸情，做個賢德媳婦哩。」

乃武聽得詹氏說到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的言語，不禁恍然大悟，暗想自己怎地這般糊塗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只要自己從今天起，不再與生姑私會。再瞧有機會之時，細細的開導她一番，使生姑對於小大，不生嫌惡之心，夫妻間不致勃溪，即使自己曾經引誘生姑，這般一來，也可將功贖罪，不傷陰鷲，自己同生姑的聲名，也可以保得住了。這真是若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卻不道被詹氏一說提醒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又暗想，今晚詹氏怎地向自己說到這些事情，不要詹氏昨晚瞧見了自己從生姑處出來，猜透了自己同生姑有奸情，恐弄到身敗名裂，觸犯刑章，方暗暗規勸自己。這般說來詹氏的賢惠，真是無可比擬。自己瞞著她幹下這般歹事，如何對得住她，想到這裡，忍不住向詹氏瞧了幾眼。詹氏卻又望著乃武微微一笑。乃武覺得詹氏的神色，同了方才一番言語，明明是知道了自己和生姑的事情，面上早一陣陣的紅暈起來，覺得詹氏既已知道，再瞞著她，使她耽心，良心上也說不過去，即把同生姑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告知了詹氏，并且立誓不再同生姑往還。詹氏聽了，知道乃武已是醒悟，并非虛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安慰了一番。這一夜之後，乃武果然不再同生姑約會。便是生姑相約暗示，也只當不知，并不赴約。又因了小大這時每晚歸家安宿，對於生姑守幽很嚴，生姑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對於小大心中不免又起了些厭惡之心。對於乃武，卻并不知道已由詹氏勸醒，斬斷情絲，只以為乃武懼怕小大撞見，因此不敢相會。

這般的過了十幾天光景，生姑那裡耐守得住，只恨得茶飯無心。恰巧這一天小大不回家中，生姑大喜，忙暗暗來約乃武幽會。誰知到了晚上，生姑白守了一夜空房，乃武并未到來，卻知道乃武住在詹氏房中，心中很是動氣。坐在房中，細細思付，覺得乃武對待自己神情之間，好似冷淡了許多，不似平時見了自己到他們家中，有說有笑，神情中暗暗露出因了自己而發。如今乃武見自己之時，總是默默的走開，一無說笑，這種神情，顯見得冷淡不堪，為了什麼事情，對待自己如此的冷淡起來，只猜不出內中緣由。這般一想，不禁把以前乃武對自己的溫柔憐愛，真算得無微不至，比較了小大的粗曠，不可同日而語，自己倘是有了這種丈夫，于愿已足，無奈被月老錯配姻緣，同乃武只結了個露水姻緣，到如今越發連露水姻緣也不周全了，自己怎生得這般命苦，心中一酸，眼淚便似斷線珍珠般的滾將下來。又覺得自己對乃武并無開罪之處，便是前晚小大回來，險些兒撞見，也不是自己之故。可是乃武對自己，好似也未表示不滿，如何忽地情淡到如此地步？只猜不出什麼道理，思前想後，淚如雨下，竟是泣不成聲，眼瞧小大這般醜陋，反匹配了做正式丈夫。乃武這樣溫柔的人，反成了露水夫妻，如今越發成了薄幸郎君，自己好不命苦，心來如何能安然度日？究竟乃武對於自己是怎麼的一個心思，若是不過一時受了驚恐，不敢到來相會，好得同住一個宅子之內，既未忘情，不久自能重行歡聚。只怕乃武已變了心腸，那就恩斷情絕的了。生姑一面暗泣，一面胡思亂想，只猜不出乃武因何變了心腸，把昔日恩情，忘一個乾乾淨淨。

想了半晌，忽地把長眉一展，星眸一睜，暗想：我真的傻子，他既不會相會，我不是目不識丁的女子，難道不能作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，暗暗給他，一則責他不該恩情斷絕，因了什麼道理？二則可以把自己的苦處，陳訴一番。倘是他怕以後被小大撞見，好

得圓房的日期，當有二個月光景，悔婚也不能算遲，也可以同他商議個辦法，使得以後能做一個長久夫妻，豈不是不怕小大撞見了呢，看他取到這封書信之後，如何回答自己。想定主義，一聽外面正打著三鼓，忙起身回到自己房中，三姑正仰面酣熟，知道三姑一時不會即刻醒，正好放膽寫信。桌上筆墨硯台，倒都現成，這是因了生姑，刺繡繡貨須描寫花樣，所以早已購辦。生姑這人，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幼時在家中讀過幾年詩書，住在葛家，空閑時常看看書字，學習一回。到了楊家之後，越發受了乃武薰陶，對於文字一項，雖不能說好，寫信等事，卻已能夠。這時輕輕的磨起墨來，取了一張描花樣白紙，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，書內把種種事情，序述個詳細，寫得哀怨動人。末後又說小大怎樣粗獷，如何醜惡，萬萬不能一處度日，把悔婚的言語，舊事重提，情愿同小大悔婚之後，隨乃武安份度日。雖是備位小星，亦是愿意等言語。寫了之後，聽得更鼓已打五更，知道天色將要明亮。不要被三姑醒來瞧見，忙急急的收拾了桌上紙墨筆硯，把書信藏好，看有機會，投給乃武。收拾好了，即忙解掉外面衣服，悄悄睡下，三姑并未知道，仍是酣聲振耳，十分好睡。生姑因一夜未睡，嬌軀十分疲倦，不覺朦朧睡去，醒時已是日上紗窗。三姑早已起身，生姑忙也起來，收拾了一回，料事家事，直到午後，生姑忍不住到楊家來游玩，欲趁熱遇見乃武，或能細訴衷腸。不然，也可以把寫好的信，留乃武書房之中，使乃武瞧見。

到了楊家，見詹氏、葉氏都坐在家堂內閑談，見生姑，忙一齊起身讓坐。生姑一面謙遜，一面問了二人的好，方一同坐下。閑談了一回，方知乃武今天并未出門，在外面書房之中。生姑聽得，也不再問，只暗暗歡喜。暗想：乃武既是在書房之中，自己何不悄悄進去，瞧乃武怎樣對著自己。想定主義，又敷衍了幾句，起身告辭回去。詹氏、葉氏含笑送過，生姑見二人已不在後面，知道這時乃武正獨自一人在書房之中，這也是生姑知道乃武的脾氣，白天在書房中作事，不許一人進去，連在外面窺探，也是不許。因此生姑料著并無別人在書房之內，便悄悄的走到書房外面，四面一望，卻一個人也沒有，忙踏進房去，瞧見乃武正坐在椅上寫字，生姑不敢高聲喚呼，怕被人家聽得，只低低的叫了聲：「二少爺！」乃武正聽得有人進來，又聽得喚二少爺，忙抬頭一看，卻見是生姑，只記得一跳，不由得啊呀道：「你怎麼走到這裡來呢，被人家瞧見，那還了得。」生姑并不分辯，正待責問昨晚何以不來赴約，忽聽得外面隱隱有人高叫小白菜，生姑聽得是三姑聲音，恐被她撞穿，忙把袖內的書信，丟與乃武，飛也似的出書房而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